



吴建民
谈公共外交

吴建民
◎著



吴建民
◎著



WU JIANMIN
NOTES ON
PUBLIC DIPLOMACY

吴建民 谈公共外交

吴建民大使辞世遗作
向世界倾情讲述中国故事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 | 全国百佳图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出版单位

吴建民谈公共外交

吴建民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建民谈公共外交 / 吴建民著. —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7. 5

(中国国际战略丛书)

ISBN 978-7-5162-1324-7

I. ①吴… II. ①吴… III. ①外交—研究—中国

IV. ①D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8002 号

图书出品人: 刘海涛

出版统筹: 赵卜慧

丛书策划: 石松

责任编辑: 陈棣芳 胡百涛

书名 / 吴建民谈公共外交

Wu Jianmin notes on Public Diplomacy

作者 / 吴建民 著

出版·发行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 7 号(100069)

电话 / (010) 63292534 63057714(发行部) 63055259(总编室)

传真 / (010) 63056975 63055378

http: //www. npcpub. com

E-mail: mzfz@npcpub. com

经销 / 新华书店

开本 / 16 开 710 毫米×1000 毫米

印张 / 20.5 字数 / 254 千字

版本 /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 /

书号 / ISBN 978-7-5162-1324-7

定价 / 42.00 元

出版声明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自序 | Preface

本书记录了自2012年4月至2016年1月我出国参加各种会议的情况和感受。在这近4年的时间里,我先后去了北美、拉美、西欧、东亚、东南亚、中亚和南极。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变化的过程中,变化的深度和广度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大变化引发了人类的大思考,我在出席各种会议中,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各个国家处境不同,人们观察世界的角度也不完全一样,各国外交上的重点和主要关切也不一样。这些在我所介绍的各种会议上的各方态度就可以反映出来。我把这些事情都写出来,奉献给大家,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一、帮助中国读者认识世界的变化

全中国像我这样应世界各地的邀请,出席各种活动的人并不多。由于干了一辈子外交,我在同各方接触时能够进行比较,看看这些国家过去什么态度,现在什么态度,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我把我的观察和思考奉献给大家,希望能帮助中国人准确地认识今天的世界。

正确认识世界太重要了。看一看中国几千年文明史,在世界处于一种割裂状态时,中华文明在世界上领先了一千多年。但是在近代我们大大落后了,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长时期眼睛向内,不抬头看世界。后来看世界是被迫的,但是对世界的认识有时比较准确,有时就误读了,给我们国家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今天在世界发生前所未有的大变化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准确认识今天的世界太重要了。因为今天的中国已经与世界深度地相互依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世界的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准确地认识世界,就能帮助我们处理好同世界的关系。

处理同世界的关系,大的方向由中央把握。然而,今天参与和世界打交道的中国人,数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海外已有 3 万多家企业,海外资产总量高达 6.4 万亿美元。我们在海外留学的有 200 万人,务工的有 100 万人。此外,2015 年我们有 1.2 亿人次出境。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时候,碰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的世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果对此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毫无疑问我们就能做得更好。

二、向世界说明中国

“向世界说明中国”,是当年担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的赵启正先生首先提出的。他提得非常及时,也非常到位。中国可能是世界大变化中最大的变量。中国的崛起是近 14 亿人的崛起,人类历史上没有人口如此多的国家崛起的先例。因此中国的崛起,有点像庞然大物一下子起来,外部世界当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有人高兴,有人沮丧,有人欢迎,有人担心,有人叫好,有人骂街。我们的媒体把这些情况向国人做了报道,报道过程中有意无意地突出了对中国崛起的各种负面反应。有时会给国人一种印象,好像世界上很多人都不喜欢中国崛起。

实事求是地说,全世界 70 多亿人,大概绝大多数不太了解中国。一方面,要让世界逐步了解中国,向世界说明中国太重要了。另一方面,世界也非常希望了解中国。外国的各种机构,出钱负担我的路费和食宿,要我在会议上讲一讲我的看法,这反映出他们也想听一听中国人的声音,了解中国。我们必须坚信一条,人群的多数是好的,人类的大多数是好人,是讲道理的。只要我们把中国的事情对外讲清楚,像习近平主席所倡导的那样讲好中国故事,我们就能够逐步争取世界人民对中国崛起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绝非一蹴而就。

三、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

我们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我们形成了对中国事情的很多看法。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和世界已经连成一体了。我们同世界交往,看一看世界各国的情况,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拿中国的情况和对方比较。毛主席说,有比较才有鉴别。这话很有道理。我们在比较的过程中,一定会更好地认识自己,看到中国的长处和短处。我们同世界交往的过程,从本质上看也是与世界各大文明进行对话的过程。

看一看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看一看人类文明是如何进步的,就会认识到文明对话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源泉。我们通过与世界交往,学习人类各大文明的长处,来丰富我们自己,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面临的问题,这是永无止境的。习近平主席说:“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2015 年 7 月,中国出版集团邀请我去对他们的骨干讲国际形势,会见了中国出版集团的总裁谭跃。那时候我的《顺势:吴建民谈外交》一书刚刚出版,谭跃总裁看了我这本书,认为讲得很有道理。他问起我的近况,我介绍了最近几次出席国际会议的情况。我告诉他我已经写过一本《公共外交札记》并出版了,现在我想继续写。谭跃总裁当即表示,希望这本书能交给中国出版集团来出版。中国出版集团是中国出版界的国家队,他们愿意出我这本书,我深受感动。此后刘海涛总编辑和石松主任先后多次与我联系,了解我写书的进展情况。他们的关心对我写这本书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我要感谢赵启正先生,我们是交往了 20 多年的朋友,是他最早建议我把出席各种国际会议的情况以“公共外交札记”为题写出来。没有他的建议,我是不会动笔的。

我要感谢我的夫人施燕华对我的理解和支持。

感谢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烨对我的大力支持。

感谢在我身边工作的赵婷婷、胡佳裕、白岩松。为了写这本书,我

经常加班加点,他们几位不辞劳苦,毫无怨言。佳裕出力较多。

中国正处在一个百家争鸣的时期,人们对世界,对中国国内的各种事情议论纷纷,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本书记述的只是我的一家之言,难免有局限性和不当之处,切望读者予以批评和指正。

吴建民

2016 年春于北京

目 录 | Contents

• 第一篇	巴黎尼山论坛	001
• 第二篇	21 世纪理事会墨西哥会议	013
• 第三篇	悲观情绪笼罩着欧洲 ——出席在卢森堡举行的新政策论坛	027
• 第四篇	随中欧商学院游学瑞士和法国	037
• 第五篇	南极行	051
• 第六篇	两次去耶鲁大学法学院讲课	061
• 第七篇	出席柏林三边委员会会议	079
• 第八篇	去巴黎参加电视辩论会	101
• 第九篇	中美日三边对话与北京—东京论坛	113
• 第十篇	去荷兰谈世界的变化与中国的崛起	129
• 第十一篇	访问新加坡和澳大利亚	147
• 第十二篇	出席世界政治论坛	163
• 第十三篇	去新加坡介绍中国外交和“一带一路”	177
• 第十四篇	出席全球安全、公正、治理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97

• 第十五篇	出访印度尼西亚	207
• 第十六篇	出席拉法兰前总理主持的论坛	227
• 第十七篇	新西兰也关注中美关系	243
• 第十八篇	去哈萨克斯坦讲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263
• 第十九篇	去韩国首尔讨论国际形势	285
• 第二十篇	主持第五届、第六届香山论坛全体会议	301

第一篇

巴黎尼山论坛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简称“尼山论坛”，是以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诞生地尼山命名，以联合国倡导的开展世界不同文明对话为主题，以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不同文化交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为目的的国际文化学术交流活动。尼山论坛由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博士倡议发起。第一届尼山论坛于2010年9月26日至27日在尼山成功举办。

2012年4月16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了以“儒家思想与全球化世界中的新人文主义”为主题的巴黎尼山论坛。这届论坛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的孔子学院总部发起组织，合作方有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和希拉克基金会。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简称“尼山论坛”，是以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诞生地尼山命名，以联合国倡导的开展世界不同文明对话为主题，以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不同文化交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为目的的国际文化学术交流活动。尼山论坛由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博士倡议发起。第一届尼山论坛于2010年9月26日至27日在尼山成功举办。

我是尼山论坛组委会的副主席，在2011年组委会开会安排今后工作时，我提议能否到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尼山论坛。因为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一向倡导文明对话，与尼山论坛的宗旨一致。而且到巴黎去举办，比在中国举办，国际影响可能要更大一些。我这个建议得到许嘉璐主席和组委会的赞同和支持。

尼山论坛组委会通过我原来在巴黎的同事，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战略顾问的徐波先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联系，对方欣然同意。双方商定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儒家思想与全球化世界中的新人文主义。

新人文主义是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女士提出来的。博科娃1995年到1997年担任保加利亚外交部部长，后来任保加利亚驻法国、摩纳哥大使。2007年10月起任保加利亚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她在2009年竞选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时提出了新人文主义的主张，获得了不少国家的认同。

人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斗争中形成的思想体系。它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反对神的权威，把人从神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宣扬个性解放，追求现实人生幸福；追求自由平等，反对等级观念；崇尚理性，反对蒙昧。

博科娃提出的新人文主义之所以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同，关键是一个“新”字。人文主义诞生于欧洲，这是欧洲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但是，毋庸讳言，过去几个世纪是西方文明主导的世纪，人们对于西方文明了解较多，而对于其他各大文明了解较少。这是不公正的，然而这是现实。随着世界的变化，一批发展中国家在崛起，其他文明对人文主义的贡献就会增多，丰富其内涵，使其更具普遍性。新人文主义考虑到了今天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所以颇受欢迎。

许嘉璐先生非常重视儒家文明，他认为儒家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轴。世界对于儒家文明知之甚少，显然这次巴黎尼山论坛选择“儒家思想与全球化世界中的新人文主义”为会议的主题，是很有特色的，也是与时俱进的。

论坛于2012年4月16日上午9点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开幕式。博科娃总干事、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尼山论坛组委会主席许嘉

璐博士以及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先后在开幕式上讲话。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这次论坛举行的必要性。

论坛举行了三场不同题目的讨论会。第一场的主题是“和而不同与全球化世界的迫切需求”。第二场的主题是“和而不同与文化对话”。第三场的主题是“和而不同与新人文主义”。出席这三场讨论会的有一些重量级人物，诸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六届全体大会主席博加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任总裁康德絮，欧洲科学院院长科纳雷德，尼山论坛组委会副主席叶小文，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童世骏，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周弘，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原密特朗总统的顾问阿塔利，马里文化旅游部前任部长特拉奥雷，斯里兰卡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贾亚蒂勒卡，突尼斯画家、伊斯兰艺术学家科米尔等。

许嘉璐主席在会上做了主旨发言，介绍了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认为这对丰富新人文主义有重要的意义。

中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出面，与许嘉璐等人一起共进午餐，我也在座。席间，我问博科娃，为什么提出新人文主义？这个问题问得她很兴奋，她告诉我，她在竞选总干事的时候，曾经访问了四十八个国家，发现世界虽然变了，物质财富在增加，但人们缺少精神寄托。于是，她在竞选的过程当中，提出新人文主义，认为它应当成为21世纪世界的精神支柱，颇受欢迎。她当选后，有些国家代表对她讲，之所以投她的票，就是因为她提出了新人文主义。

三场主题讨论会，开得很紧凑，内容丰富，讨论热烈。最后一场会议由我和教科文助理总干事汉斯做总结。原来的安排是由我先讲，汉斯后讲。后来我考虑还是请汉斯先讲为好，我最后讲，汉斯欣然同意了。

此时此刻要我做总结发言，是很富有挑战性的，因为开了一整天会议，与会者已经有些疲劳。我自己也再三考虑讲什么，怎么讲能够引起听众的兴趣，留下一点印象。会场上是有同声传译的，我是用中文讲还是用法语讲？我征询了徐波的意见，他建议我用法语讲。考虑到听众多数人讲法语，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原来给我半小时总结，我觉得长了一

点。到了会议的最后，总结发言太长会让人厌烦。于是我决定单刀直入、简明扼要，讲了三看法：

一、文明对话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源泉

读一读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就可以看出，各种文明在不同的时期，都对人类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根，但希腊文明后来中断了。希腊人在哲学、科学、人文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经由伊斯兰文明而得以传承下来的。

伊斯兰文明是随着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诞生而产生的文明。欧洲科学院院长科纳雷德在今天的会议上发言指出，欧洲文艺复兴的中心在佛罗伦萨，但欧洲科学复兴的中心是在西班牙。因为当时的西班牙是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西班牙人把古希腊人撰写的科学方面的文献翻译成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文，这样，希腊人在科学上的成就才得以传承下来。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在人类历史上，文明对话是始终存在的。伊斯兰教诞生后，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是到处可见的。但是，这两大文明相遇，不仅有冲突的一面，而且还有交流对话的一面。这种交流对话，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对推动人类的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些发明是如何传到欧洲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些发明也是经阿拉伯文明传到欧洲的。

欧洲在近代史上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这绝非偶然，与欧洲发生的两次思想解放运动密切相关。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文艺复兴；第二次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法国，而启蒙运动的巨匠们从儒家文明那里得到了许多启示。在启蒙运动的前期，欧洲出现了一股儒学热。中国的哲学被视为世界上最富理性的哲学，中国的儒家学说成为启蒙运动人士抨击教会蒙昧与王权专制的有力证据和学理资源。伏尔泰的哲学、历史学、政治学观点，都受到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他在《百科全书》的历史条目中写道：“这就是中国人超过了大地上的所有民族，无论是

他们的法律、风俗，还是他们之中的儒生所讲的语言，自近四百年来都未发生过变化。”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邓小平先生。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江泽民主席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毛泽东没有提出改革开放，而邓小平却提出了改革开放？”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两个人经历不一样。毛泽东一生两次出国，都是去苏联。他从来没有去过西方国家，对于西方世界经历工业革命、科技革命所取得的成果没有任何切身的体会和感受。邓小平则不然，邓小平1920年10月就来到法国，当时他16岁，1926年1月离开法国去莫斯科，这时他21岁。他在法国住了五年多的时间。这五年多，是他人生生长的旺盛期，精力充沛，记忆力强，目睹了工业革命所取得的成果。邓小平是四川人，四川处于中国内地，内地的开放程度远不如沿海。中国四川和法国，二者的反差是巨大的。这种反差使他对于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带来的进步印象更加深刻。所以，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绝非偶然，这与他在法国的经历密切相关。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本质上看，也是文明对话带来的成果。

1993年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他在文章中预言：“未来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可能共同对西方文明进行威胁或提出挑战。”他的这一断言，反映出他对中华文明不甚了解。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自伊斯兰文明诞生以来，就没有停止过。然而，儒家文明、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没有同其他文明发生过对抗和冲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就是明证。中华文明没有同其他文明发生过对抗和冲突，今天也不会同其他文明联合起来反对某一种文明。

纵观人类文明的进步史可以看出，在有些文明之间确实存在着冲突，但是即使在发生冲突的文明之间，也不只有冲突的一面，还有对话、交流、融合的一面。

1096年到1291年发生的九次十字军东征，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

明对抗走向高潮。即便在这个时期，十字军在东征过程中，也从伊斯兰文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把阿拉伯的文学、绘画、音乐和建筑带回欧洲。伊斯兰文明对欧洲文明的影响，在欧洲几乎到处可见。

综上所述，我们对于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全面看，不仅要看到有些文明之间冲突的一面，更要看到各种文明之间对话、交流、融合和相互促进的一面。文明对话，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源泉。

二、文明对话是世界走向和平的唯一道路

今天中午，尼山论坛组委会主席许嘉璐先生，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女士共进午餐的时候，指出：“文明对话是世界走向和平的唯一道路。”这是很有道理的。

今天的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所谓十字路口，是指世界上有两股大潮流在较量：一股是和平、发展、合作的潮流；另外一股是冷战、对抗、冲突的潮流。这两股潮流的较量，将会决定 21 世纪人类的命运。

和平、发展、合作潮流的出现，与时代的变化密切相关。20 世纪很长的时期里，世界是在战争与暴力革命中度过的。当时世界上积累了太多矛盾，国与国之间是这样，一些国家国内也是这样。这些矛盾通过对话的办法，通过改良的办法难以获得解决，只有诉诸武力。20 世纪见证了众多的战争与革命，人类经历了大厮杀、大搏斗、大流血。20 世纪这个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世纪，也教育了人类。今天，战争与暴力革命的时代过去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到来了。

随着时代的变化，世界上出现了一股强大的、汹涌澎湃的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潮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67 年过去了，虽然世界上的局部战争不断，但是从全球范围看，世界总体上仍然保持了和平，大国之间没有爆发新的世界大战。

和平是发展的先决条件，世界处于总体和平的状态，给许多国家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批新兴大国正在崛起。与此同时，全球化正在迅猛地向前推进。世界各国之间，经济上已经连成一气，各国之间的

相互依存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峻，诸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人类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妥善地应对这些共同挑战，生存下去。

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和应对共同挑战的需要，是推动和壮大和平、发展、合作潮流的重要因素。在和平、发展、合作潮流的推动下，世界各主要文明之间，在不断地进行对话，相互学习，相互启发，相互借鉴。这股潮流代表着 21 世纪人类的未来和希望。

然而，今天的世界是从旧世界演变而来的，旧世界充满着暴力、冲突和对抗。因此，与和平、发展、合作潮流相对立的，反映旧世界思维定势的冷战、对抗、冲突的潮流，也在顽强地表现自己。仔细观察今天的世界，这两大潮流都有众多的表现，二者之间的较量几乎处处可见。和平、发展、合作的潮流，是文明对话的具体体现；冷战、对抗、冲突的潮流，则是文明冲突的具体体现。

在今天下午的会议上，雅克·阿塔利先生说：“21 世纪不是中国世纪，也不是亚洲世纪，而是非洲世纪。”我不知道他讲这个话真实的含义是什么。如果他讲的 21 世纪是非洲世纪，意味着非洲大陆在 21 世纪会迎来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那当然是令人鼓舞的。然而，我从他的话音中听出，他讲的所谓“非洲世纪”是指 21 世纪各主要大国会在非洲进行争夺，非洲将成为各大国主要角逐的场所。如果是那样，就不是什么好消息了。

雅克·阿塔利先生的思路还是文明冲突的思路。这个思路，不会给非洲带来和平、发展与繁荣。我以为，对于非洲大陆而言，还有另一种思路，就是对话、合作的思路。我在巴黎担任中国驻法大使期间，曾经接到中国政府的明确指示：要在非洲探索非洲、法国、中国三边合作的可能性。这个思路是对话的思路，是合作的思路。非洲大陆是当今世界发展最滞后的大陆，而非洲人口在迅速增长。非洲的问题总体上看，只能靠发展才能解决。非洲需要发展，中国、欧洲、美国、日本完全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帮助非洲的发展，而不需要进行对抗和角逐。联合起来